



拍花的女人

李美儀 VS. 花

長 長的臉，微胖的身軀，隨著一襲布衫瀟灑而來的，是今天的主角美儀老師。一位和花為伍三十餘年的女士。

很多人喜歡花，也有很多人喜愛攝影，有的人以它們維生或用它們來創作，但是將二者完全結合為一的，李美儀該是台灣第一人吧？若是說到花卉攝影家，沒有不想到她的。透過她那雙易感的眼睛，捕捉了花的內心世界，傳述了無以言喻的感情。

「其實我一直是一個拙於言辭，而且很悲觀的人，從小我只看悲劇，而且很認命的做個『女人』！」美儀老師輕輕柔柔的說著自己。這位女人在17歲的時候接觸了當時認為完全是「女孩家手藝」的插花，誰知道此次結緣竟成了與花一輩子的相處。25歲時赴東京設計學院專研室內設計，1976年，也就是5年後，於東京桑澤設計學院畢業，主修造形理論，1981年在紐約開「花與造形」裝置個展，並在紐約學習攝影與銅雕。

在一連串的學習與自我醒悟中，漸漸的「花」只是創作的素材，它不再只是為佈置空間而存在。40歲那一年，似乎是一個轉捩點了，她毅然放下教授已久的花道，轉入了攝影的創作。而採用的媒介不同，對象依舊，這10

年來李老師鏡頭下的模特兒，除了自己的女兒，「花」仍是唯一的主角。

李老師說：「花朵是那麼精緻，在不同的陽光、空氣、濕度下，散發出不同的感情，更在底片上呈現出不同的結果，我總覺得在那裡面還有更多我可以追尋的。」

1990年在她的「花的習題」系列中，以近攝、放大等方式，表現花朵不習為人知的形與色彩。1992年「花的辯解」系列則是利用重複曝光的技巧，將花朵重新排列組合，花非花的意象又跳脫到了另一番境地。而後，94年的荷蘭系列，96年的櫻花系列，花朵回復了完整的本身，但與「空間」結合說故事：有千百朵盛開杜鵑的畫面，疊映在一座日本古宅的外牆，時空交錯，恍如看見古宅昔日的繁華風貌，但是真？是幻？繁華一現即將落盡又遺留下什麼？

「你知道嗎？

40歲時曾經有一朵花那麼的像我！」那朵花現在收錄在老師「花的習題與辯解」攝影集中。那朵尚未開放即已凋萎的玫瑰，桃紅的花朵垂著頭，花瓣周圍散出枯黃的色澤，帶著雨珠的葉片好似將落的淚珠，是在為它的一生謝幕嗎？李老師說，當時她真是以非常欣喜的心，看著怎麼會有一朵花，將她的心境如此完整的詮釋出來？花與人，人與花，是不



■「荷蘭系列」作品之一，鬱金香與歐式古宅重疊的畫面，引人進入如夢似幻的境地。



■在荷蘭落腳時住宿的農宅和鬱金香印象。





■三十餘年與花為伍的李美儀。

是也有一些莊周夢蝶的關係呢？

而陸蓉之在寫李美儀時說到：「…新作看出美儀生命的新態度，她走出封閉和內向自視的世界，而向外界開放和雙向交流的可能性。…她不再像以前那般沉默、品嚐孤獨，…」這是創作的力量，更是「花」陪她走過了這一切。

過去幾年來李老師幾乎都在歐洲、日本找尋拍攝的題材，但自去年起，她開始回顧台灣，什麼是代表我們的花朵呢？它們的感情與生命在那裡？她嘗試拍攝

芒草、荷葉，尋求植物給她答案。而另一方面，除了植物以外，李老師最關心的卻是「環境」。也許從作品中看不到這個議題，但是當你和她談起創作的內容時，她卻開始告訴你當地大環境的故事；譬如荷蘭的庫克哈夫為鬱金香所做的規劃，日本對櫻花的各種配合措施…，而相對於台灣，李老師卻覺得大部份的公園都缺乏特色，速成的樹種與不斷更新的花草，看到的只是表象，而不是精緻的內在。

因為不善於言辭，美儀用花來幫她說話，並找到了情感的宣洩處。人們現在看到的是一個充滿自信的女人，一個到了50歲仍然充滿魅力與未來的人。至於與花為伍這麼久，到底她最喜歡那一種花呢？李老師想了很久，卻答不出來：「眾生平等

吧！」每一朵花都有它自己可愛的地方。李美儀說：「我想我之所以會為花的魅力所感動的原因，該是人與花之間互動所產生的心理或情感的驚異、懼怕、遐思甚至奇想。」而我在李老師身上，看到的是以真誠的生命投入了與花的共鳴。

如果每一朵花的背後都是一齣無人的舞台，你願意和李美儀一樣，做個花朵的導演、編劇，或是真誠的觀賞者嗎？



■對荷蘭庫克哈夫車站的印象，燦爛的鬱金香花容似乎舉手可及。

文 / 沈安麗 花藝設計 / 唐淑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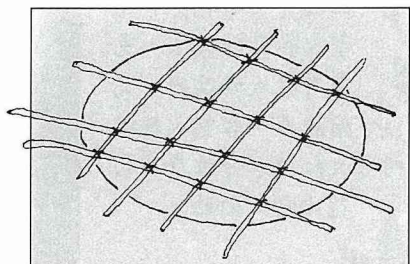
■搭配花朵色彩、形狀與線，簡簡單單的就能插出一個有設計味的作品。



你想在家裡或辦公桌旁放一點小花來佈置嗎？除了「順手一丟」似的投入花瓶之外，我們還可以動一下腦筋，做出更有設計意味的東西。讓別人覺得「很有學問的樣子」哦！

這次我們用的是「盤子」，只要稍有深度可以盛水，顏色不會太複雜，就可以了。然後，想到烤肉用的架子了嗎？我們利用不要的玫瑰花莖或筷子，綁成一個類似的網格

架，把這個架子放在盤子上，而後剪一點小花，插在架子上即可。花店裡有一些斷了頭不能賣的花朵，都可以利用這種方法撿回來再欣賞。



■用花莖做格架，花莖交叉處用鐵絲、繩或拉菲草固定。架子做好後放於藍上。